

# 器 · 剔红

计文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转千回的古典韵味  
欲语还休的女性情愫  
情与恋 爱与痛  
花烂漫 春如旧  
泪痕红浥鲛绡透  
纵然倾城倾国  
无奈何心与心太遥远……

计文君 著

# 器·剔红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器·剔红 / 计文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039-5617-1

I. ①器… II. ①计…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5613号

器·剔红

著 者 计文君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617-1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序

吴义勤

计文君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风格极为奇特的“70后”青年女作家。学术研究的背景、理性思维的偏好、生活阅历与经验的丰富、文学阅读视野的宽阔等作为一种“前理解”进入其小说创作，造就了她独特的小说家气质。她的奇特，一方面表现为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的碰撞，她的小说既有强烈的女性小说的性别特征，又有着强烈的“力量感”，有着对于女性意识的超越与怀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她的小说叙事及思想形态有着鲜明的现代感，但她的审美趣味却又明显地表情于传统。

计文君自幼喜欢、熟读《红楼梦》，又对古典诗词、戏曲、民间典故抱有浓厚兴趣，古代寓言、民间故事、野史笔记等常常成为其从事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和创作素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其小说创作，形成了其某些稳固而具标识性的艺术风格，比如，叙述典雅，语言华美，讲究意境，具有古典文学的韵味、气质；语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善用短句，又杂以长句，尤其四字成语、古典诗句的穿插运用，含蓄蕴藉，显示了极强的艺术冲击力、表现力；善于对景、物、事、人的描写，细腻精准，其描写的方式及特点颇有《红楼梦》之神韵。总之，她善于借鉴、吸收与转化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传统资源，善于探索、实验与整合传统叙述经验，善于融古于今、以古寓今，善于以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来表达现代人的复杂情思。



这部小说集所收的八篇小说可以说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她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并鲜明地体现了其创作风格，代表了其艺术水平。专注于女性情感、女性意识的表达，专注于女性精神困境、情感困境与心理困境的揭示是这些小说的基本主题。小说中的主人翁大都是生活于现代大都市之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物质无忧，但是精神生活的重负以及潜隐的心灵焦虑或情感创伤则令人触目惊心。病态的人生、失败的情感、创伤性的生命历程的展现，以及复杂、矛盾的情感状态的描摹，是小说悲剧力量的根源。计文君擅长表现男、女两性间的心灵战争和精神战争，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女性自身的“一个人的战争”，自我与自我的撕咬与搏斗，自我的堕落与救赎，无疑是其小说最具震撼力的地方。《花园》中的易红表面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强人”，但是她内在的虚弱、渴望、孤独几乎无人可解，只有在心理医生“我”这里才有能得到短暂的解脱。她几乎生活在“秘密”中，她的世界是封闭的，她在封闭的空间里“优雅”地生活着，无人能看到她真实的内心以及内心自我的搏斗，她的自闭的生命之门始终没有向外界打开，她的命运悲剧背后隐藏的惊涛骇浪始终是一个让人心生感慨和疑问的“谜”。《天河》中的秋小兰也是一个令人扼腕神伤的典型形象，她的坚强与软弱、她的渴望与梦想、她的爱与恨、她的伤痛与哀怨，小说都表现得如泣如诉、感人至深。她的性格和命运与秋依兰的命运互为对照，其人生的被塑与抉择，不但诠释了“人生如戏”的主题，也将对“人生岂能如戏”的追问升华到了生命体验的顶峰。结尾处秋小兰的感叹——“你是别人的天河，别人是你的天河，你是自己的天河，自己是你的天河”，几乎就是秋小兰所历人生的高度概括。《剔红》也是一部表达女性心灵战争极有深度的作品。秋染和晓娴是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密朋友，但是她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处事风格、命

运选择却迥然不同。爱的狂热与创伤、友情的呵护与背叛、人性的堕落实与升华，在两个人不同的命运中呈现出了荒诞而真切的面影，真与假、爱与恨、执与悟、现实与梦幻在小说中纠缠而冲突，个中意味值得细加品味。而《白头吟》就文本所展现的内容、主题及表现的深度而言则无疑是计文君继《天河》之后最为优秀的中篇小说，显示了作家对更为宽广的人生问题、现实问题、生命主题进行探索的艺术追求。情感作家谈芳和大学教授丈夫的情感生活充斥着甜蜜、猜疑、包容、信任等各种情绪瞬间的变幻，人在情感深处的孤独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周家一家围绕周老爷子所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小说的主线，周老爷子费尽心机设计的“连环剧”凸显的是老年人情感世界的孤独和荒芜；保姆韩秋月是小说的又一条线索，这个历尽沧桑的女人被赋予了不同于她现实身份的气质，她的淡定与从容颠覆了保姆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底层人群的悲悯与同情。这个中篇体现了作者驾驭复杂题材和人生问题的艺术才华和叙述信心，小说虽然仍然以女性的心理、情感、意识为叙述视点和依托，但呈现的却是生活及人性更为丰富与复杂的面相。

计文君是一个不太追求创作数量的作家，她平均一年只创作一两个中短篇，但可喜的是她的每一篇小说都保持了很好的艺术品位，都呈现着自己鲜明的个性风格，从立意、结构到语言，从细节描写、谋篇布局、情绪氛围到主题思想，都能经得起反复阅读、揣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清醒的反思和警醒，力避自我重复和模式化，总是力求做到每一篇小说题材不重叠、立意有新意、主题有层次、思想有深度，这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实际上已是很高的自我定位和艺术要求了。虽然苛刻地说，计文君的小说也并不完美，仍有诸多改进和提高之处，比如，她的小说有时用力过猛，对主要人物的挖掘用力太深，其他人物则

沦为围绕主人公转的符号化的陪衬，不仅人物形象的深度不平衡，也会造成小说结构的失衡和过于戏剧化的弊端；再比如，小说叙述虽然老到，但灵动不足，对于古典诗词、文句的过度运用，有时不仅与人物身份不符，还会给人堆砌、卖弄之感。但瑕不掩玉，计文君独特的气质、才情与悟性，都让我对她的未来充满无限的期待。

是为序。

2013年初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 目 录

剔红

白头吟

开片

阳羨鵝籠

天河

卷珠帘

七寸

花园

附录 以『真正的红楼精神』改造张爱玲

——『红』范儿作家计文君论 刘涛

443 385 348 283 209 173 117 67 I



## 剔红

钩州的女子，肤色多如那昔日河底的细沙，白得起亮，再平常的眉眼也被衬得别有风致。

### 一

钩州出貂蝉。

貂蝉跟钩州关系不大，没生在钩州——据说她是米脂人，应该也没死在钩州。秋染猜度，貂蝉不过是借代，具体指什么女子，不好说，但肯定美貌。钩州却又并没出过什么著名的美女，大名鼎鼎如褒姒西施杨玉环，颠倒乾坤祸国殃民的，没有；就是名头略低些，如苏小小李师师冯小青柳如是，让后来多事的文人酸酸地叹息一声卿何薄命的，也不曾听说。

但若换外人眼光来打量钩州，的确是此乡多美人。

钩州西边一马平川，曾经沙白水清的钩河从西关外流过。钩州的女子，肤色多如那昔日河底的细沙，白得起亮，再平常的眉眼也被衬得别有风致。

秋染是土生土长的钩州女子，却是钩州女子中的另类，她不高，日后被人赞美的小麦色皮肤，曾是她的缺点。

钩州东依凤翅山，山不高，信步走走，汗没出就到了山顶，

遍山榭树，一到秋天红叶尽染——据秋染的小说《枉凝眉》后记所载，秋染的祖父因爱凤翅山上这片秋林，遂以秋林颜色为孙女取名“染”，秋染说她还记得后院花厅上挂着祖父拟的对联：“秋似美人无碍瘦，山如好友不嫌多。”

这些却是秋染扯谎，可扯来扯去，谎言敷衍成故事，故事又化为记忆，秋染常常会无限怅惘地思念凤翅山上的榭树林。

钧州出貂蝉，这话钧州人不爱听。个中缘由，长辈的钧州人不愿意说，后来的钧州人就说不清了，反正秋染在钧州时，这话不是什么好话，暧昧得让人羞恼。要是外乡人不知就里说了，钧州人会连笑带骂地给顶回去。

外乡人多半打西边来，过钧河，钻进带着瓮城的西关城门洞，被千年之前浸在城砖里的森森兵气弄得心神一凛，重见天日时，跟阳光一起耀得人眼花身热的是西关大街上那些冰肌雪肤的摆摊女子。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商品经济充分启蒙了，钧州自然也不例外，鳞次栉比的买卖摊子摆上了西关大街，工商所的人除了拎着黑皮包来撕票收费外，任事不管。卖布的挨着卖肉的，卖菜的挨着修鞋的……摆摊的大多是女子，鸡争鹅斗的就难免，可斗着斗着就斗出了自己的秩序，无为而治相安无事，有时还相得益彰：等鞋匠给磨歪的后跟修补钉掌的工夫，翘着脚坐在小凳上的妇人，扭身给自己挑了一兜新鲜毛豆……

家住西关大街的秋染刚读高中，多愁善感心高气傲的她绝想不到，几年后，她会变成那个拎着黑皮包撕票收工商管理费的人。

秋染在西关大街上收了一年管理费之后，多愁善感的她更加多愁善感。秋染高中时代的好朋友林小娴也从中医学院毕业回到了钧

州中医院，经过寂寞的九十年代，常常结伴散步的她们，成了西关大街上让人发愁的俩老姑娘。

小娴和秋染散步常常会走到西关城墙上去。是个晴好的冬日黄昏，秋染踢着砖缝里干枯的蒿子棵，对小娴说：“我写小说给你看，好吧？”

小娴笑了一下，说：“好啊！写什么呢？”

秋染说：“不知道。写心里的东西呗！”

把心里的东西写出来并不容易，秋染纯属难为自己，亏得旁边有小娴拼命赞美加油。后来小娴远嫁，秋染一个人又多让西关大街愁了两年，她也离开了，不是出嫁，而是到省文学院继续拿小说难为自己。正当小说写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她遇到了江天。

江天和他的天一书局当年创造的出版神话至今还为同行津津乐道——那本《喝水喝出生命真智慧》卖了四五百万册。写书的了然大师也成了行走红尘的神仙，虽然后来了然进了监狱——那是他走火入魔，自己也当自己是神仙，弄出了人命，这与把他从社区健康宣传员包装成神仙、替他出书帮他上电视的江天毫无关系。江天的天一书局挂靠的是自然科学出版社，虽然出版社对他们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收取费用上，可江天及其聘任的策划编辑人员基本还是能以科学精神自律的。了然到监狱里去反思教训了，但《喝水喝出生命真智慧》的成功模式却成为同行追随复制的典范。秋染遇上了创造神话的江天，她的传奇也开始了。

那是在一个文化论坛上，江天走过来对秋染说，他看过她的小说——以命相搏般地追问人心，问的人糊涂，究竟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写的累，看的更累，何苦来？

江天手里有本当年的畅销书，拿给秋染翻。那不过是仿古做旧的工艺品，粗糙，造作，俗在骨子里的附庸风雅，不懂装懂想当

然，破绽百出瞎卖弄，戏子气混着小家子气……千不好万不好，偏就卖得好——如今有几个真知道好歹的？

她刻薄完了人家，却又替自己泄气——就算你呕心沥血写的字字珠玑满纸琳琅，也未必能蛊惑买书人的钱袋，真真何苦来？

秋染没想到，江天敲着拿在她手里的那本书又说：“你若弄这套路数，那不是牛刀杀鸡，是牛刀杀田鸡。”

秋染听了一笑，把这话当奉承听听罢了。虽然远不到目无全牛的境界，手里到底握了把解牛刀，去宰青蛙，她一时也做不来，何况青蛙也不是好宰的。只是她那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本也是强弩之末，加上江天软语相劝与鼎力相助，秋染就是百炼钢也化作绕指柔了。

江天的策划是要写“古典爱情”——青梅竹马，痴心苦等，好事多磨，终成眷属，却还是花落人散，此恨绵绵——秋染暗笑，这倒活画出林小娴的爱情脉络。那是秋染第一次跟江天说起林小娴，两个人讨论着小娴的故事，“做”出了后来被迫捧为“古典爱情最后绝唱”的《枉凝眉》。

江天想出了“伪小说”一词来命名《枉凝眉》以及随后的系列产品，他用“伪”字来否定“小说”，暗示小说拥有真实的原型故事。江天说他的灵感来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真真假假，让中国人迷三倒四了两三百年。秋染倒觉得他这种自我否定以求广告效应的命名方式，更接近“狗不理”。

秋染心情复杂地接受了对自己的命名。《枉凝眉》小说文本这个“伪”故事之外，还包裹着一个用前言后记、评论宣传以及秋染姿态各异、优美优雅当然也不无忧伤的照片插页共同营造的“真”故事。

秋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伪”故事后面的“真”故事讲得

烟云模糊，自有一番不愿制造“佳话”的清高与矜持——大家闺秀嘛。虽然那个“大家”早树倒猢猻散了，至少人家的童年是在深深庭院中度过的，如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到底气象与寻常女子不同。一个家族在时间中没落败亡，诸芳流散，如今剩最小的一个在异乡都市里，天寒翠袖写残梦——大家喜欢这样的传奇。

《枉凝眉》文本内外的故事却也全非一点儿影子没有，秋染乾坤挪移，在钧州西关大街的破碓陋院间挪出了一片深深庭院，至于她给自己铺排的那段家史，勉强也可算作春秋笔法。

秋染把挤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几十户人家都请了出去，添上花草楼台，晕染出云霞翠轩，变成了故事上演的那座大家院落。在西关大街上开过店铺的祖父，被她敷衍成了钧州城里德高望重的一代儒商。在钧州火电厂当工人的父亲，跟着寡母在两间临街房中长大，家境本就不好，又因为擅长文艺瓜葛上了一个长他几岁的有夫之妇，挨了处分，年过三十才娶了个郊区蔬菜队的女子为妻。秋染对此含糊其辞，只说才情性情都有的父亲偏就情路坎坷，以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血统论为背景，生生替他解读出了一番“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身世之叹……

秋染唯一没有提及的是去世的母亲——秋染写《枉凝眉》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一年，自母亲去世，她就成了秋染文字里的禁忌，从来不提。母亲在西关大街上摆凉粉摊儿，是秋家真正的支柱……母亲谙熟《红楼梦》、《三言二拍》，毛主席诗词背得一字不差——秋染的名字其实是母亲取的，语出主席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秋染常常怅惘地独自想着母亲——她骨子里的那份很能挣扎的务实和徒增烦恼的务虚也许都来自母亲……

《枉凝眉》之后，秋染就开起了作坊，挥手风起云飞，回眸

柳暗花明，裙翻绿浪，袖舞红雪，直在键盘上敲出了打碎丁香的急雨……接连推出六本满纸花影月痕的“伪小说”。市场最买账的还是《枉凝眉》，但爱屋及乌也是人之常情，封面上“秋染”两字，有意无意之间也有些媚人的胭脂色了。

秋染的手工作坊，如今升级为了现代化流水线，策划选题，拉出大纲，查资料，写底稿，都有人管理有人落实，最后由秋染统稿润色。今年江天公司全力打造的秋染新著《倾国倾城》，全书六十余万字，三个月也就出炉了。

《倾国倾城》不是“伪小说”——这三个字如今也不刺激了，它彻底抛掉了小说的幌子，摆出了典籍的姿态——它是历史，是文化，是“迷人女性成功人生的必备读本”。与市场目标相同的生活类图书相比，它文学、诗性，锦心绣口地掰扯着所谓佳人的十八般武艺；与吟风弄月的文化随笔相比，它丰富、实用，引经据典地在故事里包裹了各色知识，从涵养心性到经营爱情，乃至烹茶煮酒插花斗草一衣一饰一饮一啄，无所不包。看书的腰封，有志为不薄命之佳人者，不必去苦寻秘笈，只要拿着秋染的“读本”专心修炼，定能“炼”出传说中的花模样，玉精神，兰心蕙质，冰雪肚肠……

《倾国倾城》扭转了秋染《枉凝眉》后几部作品市场反响平平的局面，总算再次上了畅销书榜单。可也就是因为这本《倾国倾城》，秋染与江天的关系出现了点儿微妙的变化，秋染不认为是自己多心——透明的裂痕正在他们之间出现，她已经感觉到了那裂痕中透出的丝丝冷风。

## 二

秋染与江天之间似乎并无特别的关系，至少在周围朋友们眼里



是这样。秋染头脑清醒——江天这样的黄金单身汉，早被周遭的女人惯成了范柳原，秋染又唤不来天塌地陷的一场战争来成全自己。

这么比，不免牵强矫情。秋染不是白流苏，一不在多嫌她的娘家寄人篱下，等着场如意缘出尽胸中恶气；二不需要婚姻充当长期饭票；三不是除了“某人妻”再寻不到社会位置的过时淑女，秋染是思想、经济、社会地位各方面都获得充分解放的二十一世纪初的畅销书女作家，那个蒙昧可怜的白流苏怎么能比？

有时候秋染又忍不住这样比——到底还是存了份幻想，才会有那种白流苏式的被动无力感——头顶一片奈何天，除了自己“挺”着，也没别的办法。故而偶翻看得烂熟的《倾城之恋》，她还会心有戚戚。

这也就是无聊时酸酸地反刍两口青春期吃下去的草而已，秋染也不会真的把自己关在幽怨悲凉里，七十年前的旧故事，早失去参照现实的可能。《倾城之恋》里那两个机关算尽的复杂人儿，如今看，都有几分质朴天真了。再打个蹩脚的比方，白流苏与范柳原，不过是冷兵器时代的近身肉搏战，角力僵持，斗智斗勇，总有个刺刀见红，谁输谁赢；秋染与江天，那是在核阴影之下打信息战、神经战，不肯输，也不敢赢，其复杂困难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秋染采取的战略战术，一直还是对的，与江天不即不离，事业上的合作伙伴，生活里的红颜知己，连点儿让自己空欢喜的流言蜚语都按下性子从不去招惹。

江天绝少绯闻——倒比那些有家室的男人还小心，见势不妙知道躲。秋染笑他最会用第三十六计——江天答曰：碰上那些历史难说清白、心理疑似健康的女人，不走还等什么？

秋染也是历尽劫波，有识有度，就算不听他这话，也是进退有据的。对江天别有一番清冷超然的态度，不腻不缠，癫狂也只在床

上，下了床，哪怕只有两个人，秋染也从不失态。几年处下来，江天在秋染生活中的位置自然重要，秋染在江天的生活中也不是可有可无了。

江天给了“不可替代”的考语，秋染心里那点儿幻想的野草就春风吹又生了，要是不下狠心时时剪除，它能一夜长满人心。心神不稳，难免就会失态，因为《倾国倾城》两个人闹了点儿“小”不愉快——小是小，却后果严重。

那是年初，在江天办公室里，他和秋染讨论《倾国倾城》的策划。年底忙乱，秋染有一两个月没见着他了，好不容易见了，他开门见山说正事，她有些不在状态，听到又是弄这种没意思的东西，秋染就有了情绪。中间他被人叫了出去，秋染坐在那儿，看着桌上新换的日历，陡生悲戚，自己跟自己捋旧账，小半辈子的伤心事都涌上了心头，天地不仁，岁月无情，生如苦役，身似飞蓬……那点儿坏情绪充分发酵，等他再回来要接着说事儿，秋染已经是攒下了满腹的奇苦至郁，怀里揣不下，都泛到脸上来了。

江天没注意到她脸色不对，进门就说：“策划的草案你也……”

秋染冷着脸打断了他的话头：“我写不了，你找别人吧。”

江天抬头，两个人四目相对，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脸上的笑落了下去，低头收拾起了办公桌上堆着的信封杂志，屋里的空气都跟着僵硬起来。秋染心下一凛，知道自己没来由耍性子，让他寒心生气了——可他的反应让她更寒心更生气，眼里有了泪意，心开始慌，却又只能强忍着，别着脸不说话。

半天，江天从办公桌前转身，走到秋染坐的沙发前，蹲下来，握着秋染的手，一脸郑重地低声问：“有人挖我墙脚了？说出来我听听，什么价钱？别人给得起我也给得起！是不是人家还

使了美男计？”

秋染被他气得扑哧笑了，笑得眼泪掉了下来，抹掉了泪，接着商量他们的《倾国倾城》了。虽说前面有人做了大量工作，可秋染那点儿爱好要强的心还是不肯松懈，再烦再累时间再紧也想细看。留着那些半通不通的句子，张冠李戴的典故，最后人家笑话的是她！书的规模大，时间又紧，秋染赶得几乎吐血，最后倒落得江天对她说，卖本书容易吗？为了巴结女作家，他还得牺牲色相！

秋染听他这种话也听惯了，听了也就是笑笑，心里是番什么滋味，自己也弄不清楚了。江天这样的男人已不是“聪明”两个字能形容得尽了。

秋染闲下来反复想那天的事，大概江天从她眼睛里读到了真切的痛苦，这痛苦使他发现几年来的轻松竟是假象。江天也许感到了压力——活着本就不轻松，何苦再招惹些难偿的情债扛在肩上？被秋染冰封的痛苦，早晚有一天会破冰而出，变成汹涌澎湃的激流，闹不好成了凌汛，淹他个一塌糊涂也未可知。那天秋染的失态，不过是冰封河面上裂开了一道细纹——江天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有一点儿危险，他立马就撤。

秋染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可她知道用她的心眼儿想江天，想得再多还是不够。《倾国倾城》上了排行榜，秋染收到消息后也一阵兴奋，就打了江天的电话，江天简单匆忙地说他已经知道了，祝贺秋老师，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在电话断线的嘟嘟声中，秋染周身生出了寒意——这个电话不能说明什么，平时他玩笑也常叫“秋老师”，匆忙挂断也许是正有事——没有什么可作凭证，秋染却分明感到了江天在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